

# 聽劉香成演講



HK人與事 黃秀蓮

劉香成先生用攝影鏡頭來說故事而獲普立茲獎，難得演講也那麼動聽，答問也啟發思考。上回在書展，今次在中大，兩次都留下美好回憶。這場演講最大的好處是讓觀眾有機會一睹廬山，現場感減低了隔閡，從相片的認識開始，進而是身影、動作、聲音直接入目入耳，距離縮短，可以多角度立體地觀察攝影師，再而了解相片的內涵。會後的簽書活動，又是另番接觸，比遙望台上更親切。會場裏巧遇黃杰華博士，他帶了三本相當厚重的攝影集來請簽名，劉先生微微感動，用廣東話說：「呀，你那麼多書！」我連忙舉起手機捕捉情景。憑鏡頭而舉世聞名的攝影家此刻落在我的鏡頭，刹那間三人完成了微妙的相逢。

我曾想過用精悍來形容劉先生，可是覺得「悍」字殊不貼切，如果他一臉精悍，許多照片恐怕拍不到。在拍人的時候，需要相當信任，信任的建立可能只在極短的一刻。像尼克松總統在往杭州的火車上扮作服務生，毛巾搭在腕肘，酒桶提住，向乘客派青島啤酒。當時對方毫不躊躇

就答應，而且二人立刻起步，非常合拍。為什麼得到信任呢？尤其是對象是矚目人物，或者時局陷於緊張，眼前拿着攝影機的人會隨時按下快門，一個不為意就給拍下，相片不知怎樣運用，面對記者又怎能不步步為營？然而劉先生卻常在片刻甚至秒間取得信任，原因何在？大概是直覺上認為他誠信可靠吧。

劉先生面相慈和，神情愉悅，親和力極強。他拿相機的手勢專業，態度誠懇，教人放鬆自在。答問時段裏他引用了朋友一番話，話裏已有答案，朋友說：「你拍大人物跟拍窮孩子的態度完全一樣。」不管是誰，倘若獲得尊重，自然也還以信任，這是相片順利拍攝的關鍵。此外，我留意到他簽書之後，會舉起書本，雙手奉還，謙沖有禮。榮獲國際大獎的大師一個敬人的姿勢，流露修養，足以佐證我的觀點，那一瞬我及時拍下來了。

他說「瞬間、光圈、快門」是攝影三大要素，我認為有時還要加上他的人格魅力方能成事。黑頭髮黃皮膚的攝影記者，憑敏銳的觸覺透視了歷史轉折、政局風雲變色、政要揚眉瞬目，以至大城小景，或光怪陸離，或溫馨親切，莫不動人。他跑了大半个地球，用相片成就了嶄嶄業，更見證了譁變時代。

# 建築與風格



善治若水 胡恩威

美籍華裔建築大師貝聿銘的風格，除了實踐「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和「西學為體、中學為用」，他的作品中充滿幾何學等建築學問，需要細味欣賞。

西九文化區M+博物館現正舉辦的「貝聿銘：人生如建築」展覽，展出包括繪圖、草圖、錄像、模型、相片和檔案紀錄，全方位介紹這位建築大師的重要作品。這是一個教科書式的展覽，策展人王蕾花了很多心思進行關於貝聿銘的深度研究。這個展覽與其他展覽不同之處是：觀眾不只觀看作品，而是需要深度閱讀，才能夠感受這個展覽的價值。這個展覽的知識含量很高，適合高中生、大專生以及對建築學有興趣的人士參觀，靜下心來慢慢品味，了解貝聿銘的一生。

貝聿銘出生於廣州，童年曾在香港生活，先後取得麻省理工學院建築學學士學位和哈佛大學建築學碩士學位。及後他設計了北京香山飯店、蘇州博物館、香港中銀大廈等備受國際矚目的建築作品。

在筆者看來，這次展覽結集中式和西式展示模式。尤其是貝聿銘成長的民國年代，他深度學習中國文化和西方知識，因此其

作品裏既有深厚的西方建築功力，也有中國人文精神的感覺。

香港很幸運，擁有貝聿銘最重要的一件作品——位於中環花園道的中銀大廈。筆者認為，這座經典建築充分體現西方幾何學結合中國美藝建築風格。它自一九九〇年落成，三十四年後至今仍歷久彌新。

一九八一年時任法國總統密特朗決定擴建羅浮宮，親自委託貝聿銘負責設計。因為獲得法國總統的全力支持，貝聿銘打造出他的羅浮宮金字塔，又是一件蜚聲國際的代表作。

M+博物館「貝聿銘：人生如建築」展覽值得花時間觀賞。在中西文化交流裏的貝聿銘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典範。他既有着深厚的西方建築功力，也能夠吸收中國文化和創新，創造出自己一套貝聿銘風格。

貝聿銘設計的位於日本滋賀縣的美秀美術館 (Miho Museum)，置身其中，能讓人體驗到自然交織的季節感。貝聿銘設計美秀美術館時，以陶淵明的《桃花源記》作為創作概念，訪客經過一道深長的隧道後豁然開朗，眼前便是美術館的入口處。建築如一趟旅程。由入口以至到達建築主體，都是經過貝聿銘的精心規劃。訪客像走進一幅中國風景畫裏，感受空間、環境、山景和建築的美麗和美妙。

# 倫勃朗與西教堂



藝象尼德蘭 王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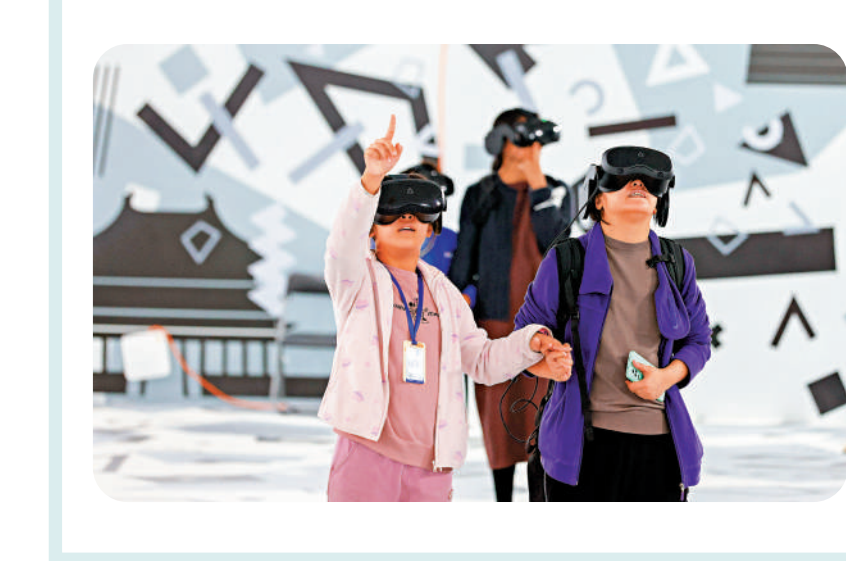
一六六九年十月四日，中年喪偶、晚年喪子的倫勃朗在阿姆斯特丹潦倒而逝。由於社會地位一落千丈且無近親家屬料理後事，他的葬禮按照窮人的簡陋規進行，之後安葬在西教堂 (Westerkerk) 的無名墓地中。所謂「無名墓地」，就是供租用的沒有雕刻名字的墓地，下葬後數年或十幾年後被「刨墳掘墓」，也就是屍骨會被翻出來為別人騰位。一代宗師如倫勃朗，最終落得個死無葬身之地，不由得令人唏噓。

第三次到訪「鬱金香之都」，除了幾個必看的博物館和美術館之外，想着一定要抽空去西教堂找找倫勃朗的紀念碑。眼看到達目的地，發現鐘樓外搭着腳手架裹得嚴嚴實實，應是在翻修。但來都來了，總要去碰運氣。下了車往教堂門口走，眼前明晃晃的彩虹旗再次提醒我阿姆斯特丹正在舉行LGBTQ的「驕傲周」(Pride Week)。去年也是六月底我在維也納看展，就撞上了「驕傲周」的周日慶典大遊行。當時我人在維也納藝術史博物館內沉浸式賞畫，耳畔突然響起「咚咚咚……」的音樂聲，砸得腳下的木地板都在微顫。到窗邊一探究竟，才發

現博物館外的瑪麗亞·特蕾莎廣場和環城大道被圍得水洩不通，DJ站在彩虹色的大巴車頂正在引領這場狂歡。那是我第一次親歷這場「大趴」，也算是開了眼界。哪料想事隔一年，當我在阿姆斯特丹的荷蘭國立博物館、倫勃朗故居博物館和大街小巷都看到懸掛的彩虹旗時，便意識到這輪「盛典」又被我趕上了。出乎意料的是，連教堂都未能「幸免」。

到了西教堂位於鐘樓下的正門口，一位美女站在入口處迎接，跟我們解釋說教堂今天因為有「驕傲周」的包場慶祝活動所以不對外開放，除非你是來參加活動的。我一看，此行算是落空了只能下次專程再來了。正要轉身離開，我那機智的女友馬上接話稱我們就是來參加活動的，對方便微笑着讓我們進去了。於是，和主題完全不匹配的我倆便順利混進了教堂。西教堂內部是荷蘭新教一貫的簡約質樸風，沒有任何華麗浮誇的修飾點綴，淺灰白的教堂內飾讓本就安寧肅穆的氛圍更多了聖潔的氣息。室內最精美的應算是坐落在管風琴下方巴洛克風格的柯林斯柱頭浮雕了，管風琴兩側繪有各類樂器的靜物屏風更是影射出靜物畫是「荷蘭黃金時代」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不過，一進教堂便看到盡頭醒目的彩虹旗，在潔白的環境中甚是奪目，也再次提醒我倆本不屬於這場合，趁着他們的集會活動剛剛開始人還寥寥無幾，先抓緊找倫勃朗吧。

在迅速環顧四周之後，發現只有左側牆面的柱子有一個白色大理石徽盾被自下而上的射燈所點亮，盲猜就是它了。湊到近處仔細端詳，果然是為曾在此長眠的倫勃朗所特別設立的紀念牌。在他誕辰三百周年之際的一九〇六年，這塊紀念牌被安置在此以示



# 「看我天地中軸」



市井萬象

北京王府井步行街正在舉行「看我天地中軸」影院級VR互動體驗展。該體驗展借助VR大空間定位、虛擬現實、人工智能、實時渲染等技術，在真實大空間中構建中軸線1：1全三維高精度仿真場景。展覽分為「夜遊太和殿」、「鐘鼓樓時間與節氣」、「飛躍北中軸」等五個體驗場景，觀眾可以身臨其境地了解中軸文化，感受中軸魅力。 中新社

# 秀木林中看：我讀初唐詩



文化什錦 陳德錦

今天我們讀唐詩，多以清代蘅塘退士編選的《唐詩三百首》為本。《三百首》自然是了不起的入門選集：它為愛詩者展示了不少優秀的邊塞詩、山水詩，而描述羈旅、思鄉、懷古、親情和個人情感的佳作琳瑯，成為我們琅琅上口的範本。不過《三百首》是「盛唐、中唐」詩的表彰者，卻忽略了有近百年歷史的「初唐」（六一八年至七一二年）詩。《三百首》選了出生於七世紀的詩人王勃、駱賓王、沈佺期、宋之問、杜審言、陳子昂，以及初盛之間的張九齡和賀知章，然而作品只共十三首，佔全書篇數不過百分之四！「四傑」也缺了楊炯和盧照鄰。

《三百首》沒有收進出生於六世紀末葉的作者如魏徵、虞世南、楊師道等。這些作者成就有限，固可理解，但亦缺了王績。王績曾仕隋朝，在唐貞觀年間辭官還鄉。他的《野望》是一首五律，風格清新樸素：

東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  
樹樹皆秋色，山山唯落暉。  
牧人驅犢返，獵馬帶禽歸。  
相顧無相識，長歌懷采薇。

比起王維、孟浩然的山水田園詩，這首山野牧歌寫得早了一百年，但並不遜色。王績另一首《秋夜喜遇王處士》中「相逢秋月滿，更值夜螢飛」句也頗有意境。

論及初唐詩歌，不少人認為受六朝宮體詩影響，不脫綺麗靡華，缺乏樸素、寫實之作，但綺麗之作也有較出色可讀的，甚至有極高藝術成就，後世亦未能輕易超越。「四傑」之一的盧照鄰，正是運用綺麗辭句和富有音樂感的歌行體寫下《長安古意》。詩題「古意」，其實描述了當年長安城大街小巷的熱鬧。詩中穿插各色人物諸如豪強、俠客、娼妓，「得成比目何辭死，願作鴛鴦不羨仙」，對城中奢華糜爛的景象以賦體手法展現出來，有點像聞一多所謂「搖鏡」式的電影感。

初唐詩人對於外在世界有強烈的興趣。他們寫下不少詠物詩，以豐富的感性把握眼中的情景，讓外在世界顯出一片特異的美感。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是初唐詩歌中的傑作，欣賞或討論這首詩的角度也多方面。它以「春、江、花、月、夜」為詠物重點，又特別

突出月色的形態：「江流宛轉繞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裏流霜不覺飛，汀上白沙看不見」，月色成了藝術主體，布置了一個奇幻的夜景，一場印象派色與光交錯的視覺盛宴。詩人不以寫景為滿足，「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由觀察自然現象之永恆，進而感慨人生之倏忽：「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可說進入了哲學層次。

初唐詩人留連四時光景、山川形勝，表露着欣喜之情，對於時代的變遷、歷史長流中凡人的須臾存在，更透露着一點省悟、幾分哀愁。陳子昂《登幽州台歌》或王勃《滕王閣詩》可見一斑。「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王勃的才華不但反映在具體事物的描摹上，也見於他為抽象的事物賦予了感情和個性。《詠風》是歷來傳誦的佳作：

肅肅涼涼生，加我林壑清。  
驅煙尋澗戶，卷霧出山楹。  
去來因無跡，動息如有情。  
日落山水靜，為君起松聲。

虛無的風，不僅被描畫得可見可感，更有其天然性格，引導詩人領悟自然和自我。「涼景」，另一版本作「涼風」，前者意味較深遠，景為風生，以見風來景況。這風能驅使煙霧流動，像人一樣尋找澗邊人家，若隱若現顯出屋檐門窗，來去無跡。「尋澗戶」略去主詞，這主詞既是人也是風，充分表現了王勃詩歌語言的張力，宋計有功在《唐詩紀事》稱此詩「最有餘味，真天才也」，並不過譽，也是「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那份深情至誠之外另一種

獨特經驗。《三百首》選了駱賓王的《詠蟬》，不該漏掉《詠風》。

初唐詩人的藝術胸懷是開放型的，形式上有新嘗試，如七言歌行體之活用，如律、絕之定型成熟。七言歌行體除《長安古意》和《春江花月夜》外，劉希夷的《代悲白頭翁》也是一首婉轉流麗、情味深厚之作。「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言簡意賅，提醒世人紅顏易老、歲月逼人。初唐絕句中，杜審言《渡湘江》很有特色，它是用兩對對偶句組成：

遲日園林悲昔遊，今春花鳥作邊愁。

獨憐京國人南竄，不似湘江水北流。

作者被貶官到南方，與湘水逆向而行，鳥語花香無心欣賞，卻勾起昔日遊樂，心境黯然可知。然而詩人只作反襯，把悲愁輕輕屈摺於景物中，以「客觀對應物」來呈現心境。此詩的「截句」表現法頗像杜甫的《絕句》（兩個黃鸝鳴翠柳），也許我們的盛唐大詩人也是從他的祖父學來這技巧。

還有好幾位初唐詩人，像王梵志、寒山等，都有鮮明個性，並不與時俗貼近，茲且不贅。讀初唐詩，最好能以直觀角度，就詩看詩，而不必視之為盛唐詩的「初階」，也不必處處從技巧角度論高下。反之，如能加深對初唐詩的認識，也許更能欣賞盛唐乃至中晚唐各家詩的獨特成就。畢竟，詩人的視野、情感、技巧，既有獨特性也有繼承傳統的一面，要仔細鑒賞一棵樹，也就不妨對整個樹林先作觀察。初唐詩不啻是一叢秀麗的佳木，姿態出眾，不應忽略。



▲滕王閣因王勃所作《滕王閣序》而聞名於世。 資料圖片



▲西教堂的倫勃朗紀念牌。 作者攝

對外開放，除非你是來參加活動的。我一看，此行算是落空了只能下次專程再來了。正要轉身離開，我那機智的女友馬上接話稱我們就是來參加活動的，對方便微笑着讓我們進去了。於是，和主題完全不匹配的我倆便順利混進了教堂。西教堂內部是荷蘭新教一貫的簡約質樸風，沒有任何華麗浮誇的修飾點綴，淺灰白的教堂內飾讓本就安寧肅穆的氛圍更多了聖潔的氣息。室內最精美的應算是坐落在管風琴下方巴洛克風格的柯林斯柱頭浮雕了，管風琴兩側繪有各類樂器的靜物屏風更是影射出靜物畫是「荷蘭黃金時代」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不過，一進教堂便看到盡頭醒目的彩虹旗，在潔白的環境中甚是奪目，也再次提醒我倆本不屬於這場合，趁着他們的集會活動剛剛開始人還寥寥無幾，先抓緊找倫勃朗吧。

對大師的敬意。一說其子泰特斯就埋在附近，也有傳聞說倫勃朗本人曾經就安息於北牆區域。無論如何，如今這個紀念牌的功能就相當於衣冠塚了。一盞泛着橙色光芒的射燈彷彿在提醒着世人：曾幾何時，阿姆斯特丹最富盛名的畫家、「荷蘭黃金時代」最偉大的藝術符號在此長眠。

隨着活動參與者陸續到來，我倆和倫勃朗紀念牌合影之後匆匆離開了。上車之後，剛才短短十幾分鐘的經歷讓我倍感奇幻。首先，為經歷過從巔峰到谷底最終落得屍骨無存的一代宗師而扼腕嘆息。其次，這座曾經埋葬着荷蘭史上最偉大畫家的新教教堂，竟然為LGBTQ的「驕傲周」舉辦包場慶祝活動，這種傳統觀念上的巨大反差讓我切身體會到了阿姆斯特丹緣何被譽為全世界最自由的城市。如此看來，滿大街的大麻煙味反倒再正常不過了。此刻不由得想起了五年前為了倫勃朗逝世三百五十年大展，初到阿姆斯特丹時出租車司機對我說的那句話「你是唯一一個來看畫展的。」或許，我的觀念也該和離地三尺之下的倫勃朗一同與時俱進了。